

簡松草堂文集

簡松草堂文集卷三

錢唐張雲璈仲雅

武功大夫漕標中軍副將白公傳

公姓白氏諱雲上字凌蒼號秋齋本籍山西汾陽
會祖用始遷河南之懷慶遂爲河內人累世以武
功起家父光顯雍正間隨征策旺諸部落直至星
宿海歷危險者七年官汝寧守備推陞富賀營都
司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光顯公生丈夫子三
公其仲也生而器宇俊偉喜讀書以韜鈴世業不
敢墮其家聲調弓縱騎無間寒暑嘗冬夜較射倦

甚預貯水於旁猛淬臂指寒氣激烈灑然警醒由是藝日進乾隆庚午舉本省鄉試明年成進士以藍翎侍衛供直丙子出爲江南平望營都司癸未聞父訃循例請假歸葬假滿還任連攝江陰常州遊擊事隨陞揚州遊擊以常州失察邪教鑄二階部已銓人矣制府高公晉專奏聞之 上素悉

公才復公任而移置選者洵異數也乙未陞金山參將己亥 特授漕標中軍副將預保總兵以疾去公之初任平望也天下承平武臣多習於文吏之雍容不復以猛奮爲志公慨然謂致力以安百

姓正吾武臣事也故歷官以治盜爲急務一切利
民事無小大皆竭心力爲之平望爲吳江所轄江
浙錯壤緝捕爲難具區尤爲奸藪公親歷山坳港
汊爲圖說識之前後獲盜七十餘案汛內肅然江
陰多黠賊奸捕勾引放縱視爲囊橐公召諸捕慰
勞之問所獲賊數捕具以對公嘿識之一夕忽叩
捕門問賊安在愕不能答痛懲之刻日盡獲由是
斂跡夏旱飛蝗集境公持竹立酷日中督兵役徧
闕深坑夜然束草於旁蝗爭投火光墮坑中滿從
而壓燒之是歲竟不爲災在揚州惠政尤多于來

客揚時公已遷揚之士大夫下及販豎皆能舉其名津津樂道其救火催薪二事尤在人口揚城民居稠密火患滋甚故事火具及太平桶十二門水礮無不詳備然大半朽敗生疏公一一修整出不意演放不如法者輒之臨事鮮息遽之患每救火不待報瞻望煙光駭馬至火所周旋詳審嘗云火必有路相其嚮背風色先所急則易集事體素趨捷乘屋如履平兵丁踊躍隨之勢若飛隼所至摧牆拉壁應時皆滅奸民劉長者因風縱火肆意劫掠公當場手禽之已首伏矣文吏持之不下當

其時公勢孤危終不動聲色嚴鞫盡晝夜卒論實
如法人稱快焉有巨室遭火救之翌日擔錢數萬
酬兵公曰此風一開兵丁必視貧富爲緩急矣力
卻之人皆服公能持大體揚數十萬戶皆藉洲蘆
供爨自江至城束定價爲三十三錢然多偷減之
弊公申明輕重定數毋許解大爲小又慮利民而
病商也凡吏胥婪索擿發無遺民便而商亦不困
或積雨柴船不時至親詣江干督之今柴束不及
曩時之半復實以枯泥敗葦遇陰雨則溼煙眯且
場之遽燼又常缺乏居奇屢爲民患然後歎公之

德澤及人大也甲午淮安大水哀鴻徧野公時襄賑事先期載餅以哺全活甚衆淮關公廨被盜訊者咸疑內啟逮監督家丁雜治制府檄公協勘詢知盜皆徐州及山東口音白制府盡釋所繫自限百日緝獲乃改裝周行豐沛蕭碭間見有以淮關銀市易者鉤距陰誦遂得董松山李鳳臺二真盜無他株連復於本案外得銅山積賊李二及他竊甚夥人驚爲神事平送部引見上深賞之垂問訪拏事甚悉任漕標時前後漕帥鄂公寶毓公奇皆倚重之公勤於公事冒犯霜露年未老而

鬚鬢皆白至是以衰病乞休漕帥不得已上聞然
深惜焉畱揚州就醫優游者六七年庚戌春以微
疾卒於行館年六十有七公持已潔廉無矯飾嗜
好泊然不與文吏相媿娶亦不侵其官孳孳屹屹
無媿公事而後已一生致力以安民者不可枚舉
大率類此雖歷官未出江蘇省一步而大江南北
識與不識咸心維而口誦之皆稱爲白將軍云
論曰公之養痾揚州也時騎款段隨兩蒼頭從容
街市間予每塗遇之旁人曰此前游擊將軍白公
也見其面方微頰白鬚彪彪然英氣逼人後復避

近郡博李嗇生同年齋風度凝重言論侃侃多持
正洵乎其爲儒將也最後與兩公子遊聞公之行
事與所得於人者合夫望九原而思隨會過大梁
而想夷門異代之思有餘慕焉子乃得竝世而親
見之至今尙畱心目豈非厚幸歟

徐潤青小傳

潤青姓徐氏名綱別字子香德清人余仲姊之次孫先世自蘋村宗伯而下歷有顯爵爲邑望族曾祖諱以震刑部河南司郎中祖諱秉寬福建烈嶼鹽大使父子覺以茂才入成均有子三潤青其仲也生而岐嶷五齡卽就外傳不數年能屬文驚其長老旋補弟子員家貧甚嘗依族祖心如河帥於淮壩節署思叩囊底之智備筆畊以餬口戚黨惜其才咸阻之會季父子思以鹺官需次邗上余亦客其地潤青負笈而來於我乎館爲人靜穆寡言

笑無所嗜好惟手一編雖居繁華地未嘗一騁懷
於紅橋花藥肆業安定梅花兩書院山長洪桐生
太守深器之文藝之外兼好吟詠善倚聲常爲歌
詞以發其抑塞磊落之氣皆可誦可泣余方恃以
爲宅相而懼其憂能傷人每寬喻之既而潤青歸
余亦遠宰楚南潤青連試於有司俛得俛失鬱鬱
彌甚別未三載而潤青訃至矣嗚呼天之生之也
不生之寒峻而生之悶閱不予以椎魯而予以文
章若甚玉成之者縱不能紆青拖紫大展其意氣
不妨昌其學以成一世之名卽槁項黃馘奚有焉

乃生而貧貧而病病而死長吉年華齋志以沒不知造物所玉成者其意安在埋玉樹於土中敗幽蘭於風際何其酷也生於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廿三日卒於嘉慶十四年七月廿四日年止二十有七未娶其父不忍死之而以兄子宣詔爲之嗣以爲是可以慰潤青也噫

論曰潤青於余爲彌甥其母又余族女也母旣以憂患損其天年而子之賢又復驟折死而有知不重傷泉下心乎雖然潤青年未及壯所著已有子香詩鈔三卷詩餘一卷塾課六卷日益錄二卷哀

然若此以視世之掇巍科登臚仕而泯無撰述者
是何可以天壽論哉潤青雖死猶未死也

龍烈婦傳

余宰湘潭之五年有烈婦被殺案余既治其獄論如律而爲之傳曰烈婦周氏邑人周明輝女嫁爲龍南芳妻翁懷有姑劉居邑之七都家極貧鄰有劉文青者豔其色屢挑之不從愬於翁姑懷有往論文青悍然不爲意懷有素懦不能爲責言慮其強暴遷居避焉文青復來氏忿詈文青銜之一日翁與夫均他往姑常乞食於外文青偵其無人意欲脅氏懷白刃以往而不知氏與姑俱出也至大壩衝遇氏獨行懼之以刃氏罵不絕口文青怒斫

之氏罵愈厲文青隨罵隨斫適姑後至望見大聲
呼救文青棄刀遁氏傷重氣息甚微惟言劉四麻
子四字遂絕劉四麻子者人以此呼文青也氏年
才十九懷有鳴於官余往驗其傷上下凡十四處
至墮指裂腹觀者慘恨有憤泣者余嚴獲文青一
鞫而服時嘉慶丙子六月二十五日也遂具獄申
大府氏得旌

文學崔君家傳

君姓崔諱應樞字星洲秋谷其自號也晚又號藤
花村農其先爲清河人有戶部右丞翺者南渡時
寓居臨安歷傳至應龍公始遷海鹽之橫山族寢
大遂世爲橫山崔氏曾祖道隱公諱玗祖拙存公
諱京錄邑增生有文名父蒙泉公諱學泗幼有神
童之目十三補弟子員二十一領鄉薦與其兄漪
園孝廉俱以文雄於時人方之二陸兩蘇載郡志
文苑傳君方震時母某孺人夢老嫗袖若樞投諸
懷曰王母庭前種也驚寤心異之明年乙丑五月

君生因以爲名幼穎異五歲入家塾讀書已目數
行下性純孝蒙泉公春闈侘傺抱疾歸君隨母日
侍湯藥不少離如是四載蒙泉公卒君甫八齡擗
踊如成人殮日伏地慟哭幾絕觀者感異旣孤從
其從兄次乘學夜分誦所受書於母前琅琅然與
機杼聲相答母氏又時舉忠孝大節及古今嘉言
懿行爲辟呬之詔又間述蒙泉公一生力學敦行
齋志以沒語次悲哭君亦感激奮勉不自知其涕
泗之橫流也丁丑母孺人棄養君年十三哀毀如
喪蒙泉公時以年幼依從兄次乘教養後復從學

於伯父漪園公凡諸子百家名物象數之學無不
殫究丙戌入邑庠念省垣爲人文藪欲一親當代
賢豪以廣志識遂僑於杭與蔣太史東橋雷孝廉
佛日陳上舍穉峯諸君爲文字交尤莫逆於諸大
令藹堂梁封公諫庵所詣益進所交益廣盧抱經
梁山舟兩學士皆爲之心折焉然棘闈屢躓且家
多故元配盧孺人所生子女皆殤而孺人亦纏綿
疾病一載竟不起又次乘漪園相繼殂謝君失所
倚賴鬱鬱不自聊不得已藉遊歷以紓其抑塞磊
落之氣遂之陝州之閩之明州復就學使者胡文

恪之聘於江南所至名人碩彥莫不倒屣恐後聲譽大起

今上皇帝御極之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邑侯

河南任公爲君子薦卷師將以其名應君聞而瞿然曰某幼失怙恃未克一日盡人子之道是所舉首先一字已無所稱遑問其他堅辭不敢當任公歎息愈重之後長子熙日入費序君以後起有人遂絕意進取專事著述所著有吾亦廬詩文集雜著經說述古編蠶政統紀橫山紀略小家珍說循觚紀聞宿羅軒漫筆攤飯鳩譚續譚物華小綴

正櫛隨劄道暑寄汲息影片隨筆等書不下百餘
卷其已刻者歲時藻玉八卷關帝事蹟徵信編若
千卷廣孝廣慈二編共五卷又家譜遠繫二卷則
梁學士爲之弁言也著錄之富殆未有如君者居
恒儉約然義所當爲則不計有無嘗有無賴族子
鬻其女君急質衣贖歸並爲擇配慮其復鬻也嗚
呼卽其風亦已古矣卒年七十有一繼娶徐孺人
生子二曰熙日熙時熙日今爲廩膳生

論曰君一十三試省闈卒未一當識與不識皆深
惜之然觀世之掇巍科取金紫如拾芥非不焜耀

一時數傳而後人亦淡焉置之且有不能舉其姓氏者以視文章之在人耳目爲何如也知斯意亦何增損吾崔君

翰林學士梁公傳

公姓梁諱同書字元穎錢唐人嘗得元貫酸齋書山舟二大字遂以自號并顏其齋學者咸稱爲山舟先生後自以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因稱不翁晚年又號新吾長翁高祖諱萬鍾曾祖諱國儀祖諸暨訓導諱文濂卽谿父先生雲璈之外大父也並以相國文莊公貴贈如其官谿父先生生三子長翰林院編修贈侍講諱啟心卽葑林先生次東閣大學士贈太傅諡文莊諱詩正卽薌林先生次癸酉舉人蠡縣知縣諱夢善卽午樓先生皆雲璈之

舅氏也文莊公生二子長卽公次工部侍郎諱敦
書葢林先生無子以公爲嗣文莊公元配孫夫人
繼包繼徐公與少司空皆包夫人出其所後妣許
繼夏以公階封太宜人公生而穎異性端重雖與
羣兒嬉不作騎危據地之狀年十八補弟子員二
十五中乾隆十二年丁卯鄉試是科少司空亦捷
京兆三上春官不第十七年壬申 恩科榜已放
文莊以協揆乞養未行少司空蔭補部郎留京供
職命公將行李先出都行有日矣

聖駕駐驂湯山知公未售傳

旨詢公名屬車

無知者最後太僕孫虛船先生聞之始繕名入奏
公以貴公子而朝臣罕知其名其平日恬靜韜晦
不屑爲聲氣之求於斯概見蒙 恩賜進士一

體 殿試改庶常習 國書十九年甲戌散館授

編修丙子丁丑兩充同考官戊寅大考擢侍講署
日講起居注官是年谿父先生棄養葭林先生
以毀卒公丁父艱嚴寒跣奔坐羊頭車失足落河
岸幾殆時文莊公已 內召乞假營葬公竭歷襄
事葭林先生柩厝湖莊發紉之日公扶服悲號流
涕被面哀動行路雲璈時雖幼猶能記之而知其

悲也服闕後以足疾不出二十八年癸未文莊公薨於位奔喪入都少司空守遵義方奉命回

京未至文莊公邸第無人又以微疾遽薨倉卒中服御多亡或言當窮其事公曰此時尙念財物人其謂我何一無所問人服其識量公自文莊薨後無意出山三十五年冬

孝慈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釐迎駕

上願見曰汝來補官乎公叩首奏臣足疾未痊祝

聖母萬壽後回籍時陳句山太僕與同列旣退詫

謂公曰 上意方嚮用奈何遽以回籍對公曰
實有足疾何敢欺也五十五年祝

高廟八旬萬壽有勸公必謁時相者忱以禍福公
毅然不顧卽日出都嘉慶十二年丁卯科浙撫清
安泰奏公重宴鹿鳴 恩加翰林院侍講學士
銜時海內重宴者皆止加級公獨晉階耆德清望
早微 九重故能深結 主知獨蒙異數雖

家庭之慶亦鄉邦之榮也宴日公賦紀 恩詩

四章一時和者甚衆十六年冬忽瘍發於首幾不
救後竟無恙以爲神仙歷劫從此再可五百年孰

意二十年秋感微疾遽卒實七月十五日也年九十三元配汪宜人爲積山先生之女賢能著於鄉里戚黨間多奉爲師法吾母寓揚州每懷故土宜人嘗迎至家飲饌寒暄侍之惟謹視雲璈亦如小弱弟至則如歸外內井井所以佐公者無不至先公一年生先公三年卒年九十二公輓之曰一百
年屈指光陰天何吝此七十載齊眉夫婦人孰如
之人皆傳誦而上句乃轉爲公恨也一妾陳氏早
卒卽於是年十月援古大夫三月而葬之期合窆
於茅家埠原臨沒手書赴橐樹酌字句可謂能了

生死之際者矣無子以少司空長子玉繩爲之後
公孝友性成視猶子如所生諸子亦奉命毋敢怠
出告反面同於嚴君公雖生富貴性儉約如嬖人
子一冠數十年不易偶出鄰里望見其冠無不知
爲公者然益以此重公無敢匿笑其自奉大率類
是戚族緩急及義所當爲則傾囊不吝有故人子
先世無以爲窀穸公屢助之而不知其終未營葬
也其誠以待人如此公書法超絕前後名滿天下
雖兒童走卒皆知公書然於此每見其風骨某相
國使於浙欲得公書知其耿介不自請而屬之錢

唐令令亦無能達其意乃使人徧索裝潢家得一冊強酬之直以獻而終未敢踵公之門吳門有富賈自附於士大夫求公書墓碑以千金爲壽公拒之又琉球生自太學歸國過浙奉其王命乞一面公以無相見儀卻之此豈尋常文士所可企及哉地方大吏有舊者來則報謝而已從不干以私詩文清峭拔俗往往爲書名所掩丙子分校北闈有丹陽彭澧出其門彭固江南老宿與王已山齊名計公就外傳時其文已膾炙人口來謁公與論制藝源流且言近今貌襲成正者如腐木溼鼓子善

爲變而能鉤取其神故佳彭躍然起曰澧以爲師
少年科第偶得澧耳未必真有針芥者今知師於
此固三折肱也公唯唯左右皆驚其狂公雅不欲
與人爭名所作隨散無定本嗣君蒐羅分類梓以
行世僅十六卷所佚固不少也子一卽玉繩貢生
孫四學昌錢唐學生者舉人武義縣學教諭衆早
卒田順天府經歷曾孫四遺命不開弔不作行述
嗣君皆遵行之

張雲璈曰公沒之四年雲璈始自湘潭解組歸拜
公於墓下先是傳公者有許比部宗彥已刻於公

集簡端雲璈自壯至老親見公之行事聞公之緒
論容有比部所未盡知者故縷記之以著於篇憶
數十年中每自揚州暫歸寄公廡下或一月或十
餘日公嘗縱言汎論凡中朝掌故海內文章故老
之傳聞前人之軼事茶香燈影之間娓娓不倦聽
之如讀異書自薄宦以來此景不可復得而今竟
長已矣先哲云亡前塵如夢能無泣然

金氏馮朱兩宜人合傳

芸舫金君森元聘馮宜人嘉興人侍御孟亭公諱
浩女孫大鴻臚前江西方伯諱映樞星實先生少
女也馮氏世居禾中爲甲族後方伯僑寓會垣去
芸舫尊甫惺菴先生居半里而近過從甚密索婦
於馮氏遂以宜人許字芸舫無何方伯捐館宜人
以失怙之故哀鬱成疾未及來歸而卒年才十六
實嘉慶己巳五月二十二日也初方伯輯蘇詩合
注宜人方毀齒方伯爲之講解皆上口其慧性蓋
夙成云芸舫不忍死之請於兄珊圃歸其柩珊圃

以周官媒氏嫁殤之說疑之芸舫謂媒氏注先後鄭已不同蓋兼男女而言也嫁於殤則不可殤之嫁於理未悖似非聖王所必禁也珊圃以爲然爲請於馮而許之嗚呼夫婦之際有友道焉今夫投縞獻紵逐雲龍而上下似不可一日相離及情隨事遷有過宿草之墓而淡焉忘之者矣矧平昔無良覲之緣無警欵之接徒以一言旣矢不忘脾胃合之義此豈有私暱之情於其間哉義之所在所謂亡於禮者之禮其動也中人生死生之交不過如是若芸舫者誠可風也其後五年而有朱宜人朱

宜人爲同里州別駕鼎錫公諱璜女次居三生而明慧鼎錫公暨母氏潘安人絕愛憐之箴紉之餘不釋文翰每誦淵明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惘然者久之時鼎錫公尙未有嗣也故問安視善無少懈體羸多病時彊起不欲煩父母心珊圖於馮宜人沒後思得同其貞淑者以慰芸舫知宜人賢遂委禽焉癸酉來歸甫半月疾作竟於二月十八日不起年二十一羹湯未諳衿纓初御懿德雖未有表見然媵侍輩每言及宜人在家奉親之孝待下之仁皆相嚮哭失聲其賢可知矣芸舫鍾情

守義而伉儷間先後所遭若此何其厄也宜其盡
傷於心迄今兩宜人之沒皆歷有年而芸舫猶思
爲傳以表彰之勲勲懇懇令人增齊體之重兩宜
人亦可以無憾矣乎

關孺人小傳

中表梁君弓子喪其嘉耦關孺人望廬入室悄焉
不怡一日端然而過予曰某不幸值冰絃之中斷
不忍死吾婦惟先生有以表彰之感且不朽予曰
孺人之賢固聞之而未得其詳今子之云何弓子
曰婦人無外事其賢固無可見然其來歸尚幼已
善事舅姑得堂上歡視女妹娣姒如手足臧獲輩
不役以煩苦必均其勞逸自來歸至今吾未見其
疾言厲色雖子女亦然蓋慈和其性成始終如一
日者二十六年矣戊寅春備官山左需次無俚賴

吾婦節縮以佐之同官往來飲饌豐潔亦不欲辭以糞也壬午乞假歸省自東昌沿流南下時值淫潦巨浸稽天驚風駭浪一日中變態萬狀如是者三閱月婦時方震心悸氣索外雖無它而精神已內鑠矣既歸方幸娛侍庭闈乃不數月竟以免乳故一夕遽卒時八月二十四日也是可哀已予聆其言悲徵諸平昔所聞悉合作而歎曰難哉難哉夫坤道吝嗇乃豪門貴室往往驕慣以易其性情而事上接下間亦鮮由禮觀孺人之賢豈僅加人一等宜梁君之盡然神傷雖欲不傳其可乎遂卽

其言而書之孺人姓關氏諱齡椿仲芳其字也爲
太學生德嘉公之次女年十七歸于梁舉子女者
八沒年才四十有二嗚呼予亦奉倩流也感梁君
之苦心不能以不文辭其終何以爲梁君慰也道

光癸未二月

遂安教諭陳君香圃暨弟太學生遠屏合傳
孝子之事親也一言一動心融默識於晨昏定省
之餘及其沒也愾乎如有聞見想像其音容而不
敢忘至爲人後而未嘗遺事其親追思尤摯如其
所生而終身慕焉此常人所難而孝子之志發於
不能自己雖遲之又久而必思表揚之如我陳君
銑於其兩先人是已銑固教諭香圃君之子而爲
其弟太學君遠屏之後者也重其孝以傳其先又
安敢辭按教諭君姓陳氏諱徵餘字晚蘭香圃其
自號也秀水人世居濮院鎮先世隱德弗耀考慕

孺公惇族樂善事詳邑乘孝義傳子三教諭居次
年十二通諸經十七補弟子員試輒高等食餼隨
領乾隆辛卯鄉薦戊戌丁陸太安人憂辛丑大挑
以教職用甲辰選授嚴州府遂安縣教諭以實學
敦行訓士士皆志節自礪都憲竇東皋先生時爲
學使者深器之在官一年以慕孺公病卽歸兄果
亭時患怔忡弟遠屏甫成婚而逝君以責無旁貸
遂一意侍養不知其他慕孺公旋卒服闋有勸其
筮仕者君潛然曰親在不早顯揚使見其成立今
鮮民也雖榮何及乎自是絕不赴補日與兄果亭

怡怡無間每念其弟早世見池草之生春聽飛鴻
之哀唳未嘗不盡然傷也自奉儉約而義所當爲
者不復吝日事經史丹黃不離少游沈華平光祿
之門又受業於濮玉巖陸省堂兩大令三君子皆
名宿故學有根柢詩文皆藏於家梁山舟學士謂
具有大蘇手段本領譽非虛也於嘉慶五年二月
八日卒年五十有七聘楊氏娶李繼李子六長鑽
試用訓導後於兄次錦候補刑部司獄次卽銑太
學生繼弟後次瑤布政使司經歷殤者二鈐鎮太
學君遠屏教諭君之季弟也諱兆蔭一字芝田後

教諭十二年而生先教諭二十五年而沒幼慧父
母絕愛憐之王辰長兄病仲兄赴禮部試慕孺公
命攝家政君時未弱冠諸務井井慕孺公晚年多
病非君無以爲歡故不敢一日離出入與兩兄偕
扶持抑搔事必諮而後行而識見洞達人服其能
間爲小詩父兄時爲之首肯乙未冬婚於聞谿陶
氏甫半載病隨劇猶時時強起恐父母見其疲虜
而憂轉甚也十月瀕于危兩兄傍徨持其手而泣
君亦悲不自勝惟屬兩兄善事二人母以弟爲念
言不及它泊然而逝實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十二

日也年才二十一娶陶氏無子以銑爲後陶亦繼
沒教諭君葬梧桐鄉萬壽橋新阡太學君葬嘉邑
之張家漾慕孺公墓右兩君孺人亦各合窆焉

張雲璈曰教諭具有爲之才績學砥行使出爲世
用何難與石渠金馬之選乃位不稱德鬱志以終
而太學以終賈之年至性過人又才足以恢張一
世假之以年必有表著何圖玉樹早埋不竟其量
天旣屈沉澹之菁英以生之似甚欲有所成就者
而僅止於此不知造物之意安在予旣悉其家世
而合傳之不禁低徊俯仰於其昆弟間也

汪母王宜人家傳

中丞師汪勤僖公繼配方夫人以才德著一時爲
杭堇浦太史都講學者咸稱芷齋先生閨門之中
肅若朝典王宜人才德肖其姑問安視膳之餘商
榷古今質疑請業若弟子之於函丈葉拱俠拜雍
容進退遠近皆豔稱之宜人松江華亭人比部竹
隱汪君之德配也諱德宜字韞輝號雲芝又嘗以
拂意之來不動聲色一笑解之故晚自號笑隱王
氏爲華亭鼎族冠蓋相望宜人考蕪蕪公諱紹曾
爲寧波太守少傳文恭公諱頊齡之曾孫也妣張

太恭人無錫宮傅張文恪公諱有堂女孫蕤薊公
由寧守從戎滇南沒於騰越勤僖與之同年交契
沒後追悼知宜人待字遂爲比部聘焉年十九來
歸方夫人以儉持家服御無華飾宜人一秉成訓
終其身不作時世妝乾隆丙午勤僖公秉臬黔中
宜人侍夫人隨於任比部以事往來京師庭闈之
奉一身任之時張太恭人遠違宜人懷念無已故
其詩曰生男長膝下生女長從人同受罔極恩反
哺恨未伸又曰遙知母思兒一日九迴腸生女非
所益三復我心傷文生於情遂櫻心疾寢食爲廢

然不敢聞於堂上夫人廉得其故曰是非可藥石
瘳也心病當以心治之卽命比部偕之歸省間關
萬里獲覲慈顏且悲且喜不半載而太恭人卒使
無此一歸更何以慰終天之恨宜人之孝若此非
夫人之慈亦無以成其孝也夫人年逾大耋雖阼
階之代家政悉稟命而行旣棄養凡所御物不敢
用所寢室不敢居奉之一如生時不事私蓄釵釧
數事外皆戚姑之賜人以爲難姊妹娣姒間多文
字之交白首無間所育止二女其次又殤遂爲比
部置媵仁恩下逮咸倚之如慈母不獨子女爲然

也去春患咳經月無他苦後漸喘數日益急痰涌
遽逝實道光五年二月四日年六十生無嗜好米
鹽凌雜之外惟詩書自娛焚香卻掃手一編矻矻
如老書生古所謂秀才博士學士尙書凡以爲名
媛稱者無能過是也尤善琴見程孝廉易田先生
琴音記深服膺焉孝廉比部師也其得於牧聲泛
韻之旨微矣未嘗不持齋梵誦然足跡不涉佛寺
不事施捨四十後寄情繪事不應人請嘗歲杪畫
梅一枝於扇邀比部題詠未及應宜人挑燈一夕
成七言律三十首作蠅頭書環寫梅罇卽日寄無

錫舅氏張聲梧先生其風致如此嗚呼豈巾幗中
所易覲哉比部第六女許字余季子衿以戚黨知
之稔內言不出所傳止此

論曰宜人長於比部一歲聞比部降日稱觴宜人
方歡飲間忽酌比部曰君盡此恐吾不再也家人
愕顧亟亂以他言幸比部之未遽聞也距沒僅八
日豈衝於口而不自覺耶抑神明湛定有前知耶
異矣方夫人在璞堂集人久膾炙宜人亦有語鳳
巢吟橐足以嗣響閣學嘉定王西泚先生爲之序
舉其佳句如舟行明鏡裏鳥掠翠屏間漁艇煙中

聚斜陽竹外明然如寸心流不去一葉挽難畱於
今成遠別枉自苦思歸榴花紅染離人淚楊柳青
遮客子眸三更明月天涯枕九點芙蓉夢裏山別
久易生殘夜夢路歧難得故鄉書纏綿沈鬱誠葛
覃泉水之遺音也它若近鄉歸夢穩到郭亂峯平
曉風催夢蝶夜雨洗秋花風格亦何減郎錢

吳恭人家傳

故學博吳闇齋先生與余結昆弟交出入里閭爲
雲龍之遊余客揚州久學博亦官姚江蹤跡闊絕
最後余宰湖南澧州安福時諸瓶谷太守初謁選
亦得澧之永定以葭苧而同袍澤相得益歡瓶谷
爲學博快婿恭人其季女瓶谷又應叔雅廣文之
宅相而叔雅又余兒女姻也以故兩家眷屬時相
過從稔恭人之賢誠非一朝一夕矣今夫所謂賢
者孝於舅姑友於娣姒和於戚黨慈於卑幼治內
外有條理主中饋無非儀如是已足矣貴家大族

類皆能之然按實以求得在此數而無欲於人望者蓋十不得一二焉然後知庸行之不易顯而處此者爲甚難也今吾於恭人乃無間然按恭人姓吳氏先世由新安遷錢唐遂世爲錢塘人大父昆田公諱嗣富由乾隆己未詞垣屢掌文柄鹿鳴重宴爲一鄉之望父諱安世卽闡齋學博也與瓶谷尊甫詡庵方伯同辛卯鄉舉方伯捷南宮方注銓學博亦以教習官學同京邸忽邁危疾方伯躬親藥餌晝夜扶掖不少弛疾愈學博感之願爲婚媾遂以恭人字瓶谷焉年二十一來歸方伯時牧申

陽姑應夫人已卽世祖姑金太夫人在堂年躋大
耄恭人一身奉重闈之養問安視膳得堂上歡太
夫人特鍾愛之叔叔楊太宜人早寡清節逾三十
年恭人事之如姑恭人嘗苦踈盪值有娠長男纔
及晬不能爲提攜楊太宜人代拊之以至成立太
宜人固賢亦恭人孝思有以感之也歷次隨任皆
經紀有方方伯居官以廉節自矢瓶谷秉庭訓無
敢或渝故其家常緇恭人勞心楮柱雖在華貴一
如寒素道光初元冬方伯疾劇瓶谷方入 覲
恭人星馳而歸已不及含殮常飲泣自恨瓶谷終

制後竭蹶遺嫁長女隨經營北上恭人心力交瘁
且平昔南北馳驅蒙犯霜露又惜費不肯服上藥
遂至不起實道光七年五月五日也年五十有五

誥封恭人沒之日猶指示蒲酒諸事神明湛
然生平雖匱乏戚黨有急常典質應之而獨靳於
尼姘輩此又與近時閨閣相反者矣瓶谷再赴楚
南守永順方擬取眷而恭人遽返琳宇宜瓶谷之
盡傷於心而不能自己也條繫事件屬余纂次因
合所聞而紀其略如此子三長壽會次悅會早卒
父憲曾女三一適蔡一字許一未字皆恭人出孫

二人孫女一人

雲璈曰吾所聞於恭人者米鹽必躬親衣服皆澣濯補綴子女數人皆自哺不畜乳媪意以爲儉德之素耳後知有規其太自苦者恭人喟然曰以子所見金太夫人之持家今日已爲侈矣然後知恭人非僅示儉也正以承先志也嗚呼賢矣

簡松草堂文集卷三終

簡松草堂文集卷四

錢唐張雲璈仲雅

選藻自序

文選實詞章之大宗祖構綴學之士日持一編心
摹手追窮老盡氣而不能彷彿其萬一良以衆製
互興辭華標舉沈博絕麗非破萬卷而爲之不可
得也李善爲注解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訓其
子曰精熟文選理夫以辭章之道而昔人尊之爲
理爲學則其奇文奧義必待於淹貫該洽豈區區
章句間離析其辭掇拾其字餽釘裝積遂以爲畢

吾能事哉雖然入五都之市璧則夜光珠則明月
江南金錫之器西蜀丹青之采莫不各適於用目
眩而不能視而不若小物之可以御也設方丈之
食飯則瓊禾酒則蘭英燁春梅以爲和縷秋蟬以
爲膾無不皆悅於口涎流而不能止而不若一變
之易於飽也文章之事有時而然故合之愈形其
美離之不見其傷古人雖獮祭未礙其爲工而堯
典舜典之字清廟生民之詩未嘗不有資於點竄
塗改也予末學膚受宜有是說時輯選學膠言未
竟繙閱之餘擷其奇字華說隨手錄之得八卷題

曰選藻陸平原之文賦一則曰述先士之盛藻再則曰嘉麗藻之彬彬又曰浮藻聯翩曰藻思綺合孟堅答賓戲曰摛藻如春華而昭明之序亦言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藻之爲用大矣哉昔宋景文自言手鈔文選三過予疏嬾無能爲役茲聊備遺忘而已鄉先生杭堇浦太史有文選課虛一書已能含英咀華其言宋蘇太簡劉貢父二家皆有采摭又天台王若以五聲編類選字惜皆未得見此外寂無所聞語云文選爛秀才半蓋憂憂乎其難哉若夫文人結習專尙浮豔芳草必稱王孫梅

手本正堂三十一
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一如老學
庵筆記所云其不足登大雅之堂也固已久矣

公車自序

乍經滄海未是雲帆不到蓬山終爲凡境奏五雲
於太史儒生望之而心驚賜七駟於金吾寒士聞
之而色羨豈僅年年壓綫歲歲拋梭桂樹攀空不
入平人之手槐花踏徧強隨舉子之肩已哉僕學
媿菑翁性耽涉獵顏光祿之鏤金錯彩請事於斯
白太傅之寄玉緘珠有志未逮每露鈔而雪纂空
暝寫而晨書一囊螢焰爇殘媚學之心半閣芸香
薰透封侯之骨曾以鄧禹拜衮之歲陸機入洛之
年隨鵠立而趨踰且喜公車薦士歌鹿鳴而鼓舞

居然春府搜才陡覺聲價之增真同御李

雲璈庚寅出三

原李澹園先生之門

幸免姓名之媿無敢前盧

是科解首爲盧君潮生

方謂視科第如摘髭等功名於拾芥將飛大鳥何待三年欲化長鯨定須萬里何以錦衣雖著貼皓月而長寒綵筆空傳賦鳴璫而不豔頻看射雀祇是盲兒未許騎龍難邀仙侶紅芳待折悵杏路之偏迷綠汁長乾問柳神而誰祀似蘇季子說秦王僅餘其四比韓昌黎上宰相更倍夫三聽呼先輩未解一鳴看戴名經果然干佛笑柳冕之已康何煩諱樂識劉郎之前度但見重來定知羣空冀野

非畱騏驥之良敢云花落交河致重芙蓉之譽張
太祝之官銜十年不改杜司勳之別意三月常深
況乎一身道長千里萍飄馬因病而多黃貂以敝
而滅黑雲韜白日何處家鄉雪漲黃河無非風色
半橋人跡難知津吏之名滿店楊花空壓吳姬之
酒而且客子畏人常依皋廡封書乞米孰貸監河
空簾之殘燭如燐旅館之羸童似鬼吟薔薇而興
刺種蒿苴以傷時孤影獨居幽衷莫訴未嘗不愁
來如瘡眼冷於秋若僕者可謂長懷瑁璫之情甘
受擲掄之態者矣乃說者以爲長裾曳罷例多知

己之求小說雕來莫避詭癡之誚薛保遜之詩編
何妨成杵劉魯風之名紙豈必生毛嘗見昌符不
第間吟婢僕之篇斷無居易憐才猶畫尙書之餅
日臨冬夏定可常暄風寄東南由來易達何可買
殘帝里之春徒教耳熱不會王門之事自笑頭方
然而塔邊斗下夢亦前因黃尾裴頭名皆先兆空
迷日色李廌難遇東坡重得芳枝王起終收孟守
自知書生無命嘲坦率以何辭非關貧女如花惜
娉婷而不嫁今者署鄉貢之舊名循計偕之前例
江關賦裏庾信言哀風雪圖中朝陽姓冷苟其事

猶屬我豈真壯不如人隔年及第爭傳人鏡之占

排歲吟詩合驗華山之琰

今歲辛丑凡六上公車故用孟賓于故事雖

業本青箱常憂塗辱而人非白屋豈是天荒倘終
莫解連環仍遭勒帛味如中酒自應衆裏嫌身妾
或羞郎只許來時近夜不免栖遲鸚鵡淪落琵琶
爲滌器之相如作登樓之王粲不是英雄終疑短
氣可憐兒女莫憶長安況復八口烏飛全家蝸寄
依河東之驥子蕭瑟微官呼李氏之阿嬰龍鍾老
淚嗟子行役望亦徒勞相對楚囚泣終何益念及
於此感無可言嗟乎拔王郎之劔斫地何由讀屈

子之騷問天不敢但使秋卷裝成且出門而西笑
佇待春風飛語看有氣之東浮

高實庵詩序

人生悲喜之故不緣於境而緣於心予自丙申以來栖遲江左平生知己渺焉寡儔顧影自憐忽忽不樂蓋二十年於茲矣故鄉之人經斯地者或來或不盡來然一晤對一話言無不心焉識之南華所言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予每讀此未嘗不愴然悲也況乎戚友之間分相親年相若一旦足音蹙然來且出其所業以相質平昔之所悲者宜易而爲喜矣然而追維往日棖觸爲懷不暇喜而其悲轉甚旁觀既有所未喻當局又無以自明若是者

皆心爲之也今年春實庵表兄自虎林來將于役
袁浦其妹婿張參軍遮畱之故得從容一敘款曲
并出示詩藁憶戊戌冬實庵自都歸道出邗上以
詩見示予贈之二律今所見且增數倍尊甫縣圃
先生子姑夫也直薇省佐大郡以經學爲詩嚴於
格律不矜才不使氣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讀
之矜平而躁釋有小稱意齋集爲杭堇甫太史所
服膺惜未梓以行世實庵承其家學所著清恬純
雅循蹈規矩知得於庭訓者深矣予爲詩率好遲
才氣讀實庵作自覺如將鱸之鱓又如見王思遠

一流人彌慙僉父實庵於子行爲兄而所長僅一日若其業之相去固不可同年而語也方子里居時與梁氏昆季學爲詩短童持牋奔走比於羽書之旁午時實庵隨任鳩茲歸必酬倡探奇門險不壓其曹不止後縣圃先生乞養歸益得與實庵晨夕研究其弟邁庵年才終賈駸駸逼人實庵挾以自張執金鼓而抗顏行往往避之三舍自予客邗江實庵亦就四方羔雁之聘此景遂不可復得今雖暫聚萌其曩時故態樽酒論文誠旅中一快惟是烏枝空繞馬齒徒增予旣卜歸無期實庵爲筆

耕計亦不能已於爲客嘅浮雲之莫定傷墜雨之
終疏此又吾兩人所俯仰歛歔悲從中來者也然
實庵有屋數椽在北郭外歸猶得與難弟暨一二
親知看馬塍之花步江橋之月一觴一詠少抒其
抑塞磊落之氣又實庵所可自喜者而予則不敢
望矣

選學膠言自序

選學向無專本所有者前人評騭而已如孫月峯
俞犀月李安溪何義門諸先輩字櫛句比不畱餘
蘊足爲詞人之圭臬藝苑之津梁矣然大都於行
文之法綦詳而於摭實之義多略一二訂正如寸
珠尺璧令人視爲希世之寶其中義門先生考覈
較多最稱該洽視諸家尤長故學者宗之具在讀
書記中近金壇于氏晴川復總括纂注評林淪注
約注賦彙疏解等書及張伯起陸雨侯並孫俞李
何之說擷其菁華而刪訂之名曰集評盛行於世

所謂無千金之腋而有千金之裘何其善也予讀
文選久矣凡詩賦之源流文章之體格得其解心
領而神會之不得其解則有諸家之說在一展卷
可以瞭然誠無所置喙願文義不無舛誤注家尙
多異同與夫名物典故字句音釋有出於諸說所
備之外者不能無疑隨疑隨檢隨檢隨記簡眉牘
尾間久而漸滿繙之則如黑螿屯聚相雜於白蟬
趨趨之中幾不復辨長夏無事件繫條錄凡諸說
未及者補之諸說已有者刪之諸說未盡者詳之
諸說未安者辨之且因此以見彼有不必爲文選

設者觸類而引伸共存如千卷魏都賦云牽膠言而踰侈注引李克書曰言語辨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取以顏其書蓋誌媿也夫文選有李善猶詩禮有康成沈博絕麗後人莫由窺其堂奧今欲於尋行數墨中効愚者之一得不惟不值李氏一哂直恐爲當世嗤鄙然而芻蕘之言聖人所詢且祇備遺忘非關著述故旣毀而復存至五臣之注最爲乖謬誠有如李濟翁資暇錄邱光庭兼明書所言者乃後人反以李注爲迂繁莫不習尙五臣舉唐宋以來名家所引往往皆五臣之注

其實多竊李注而人不知此古來最不可解之一
事故是編專據李氏於五臣偶一及之誠不足與
辨也家貧無書且流寓江都交遊絕少多從郡博
李齋生同年借資尋閱并就正焉所得於良友之
教益者深矣予旣雅好是書又適客李氏之鄉里
卽此附仰止之心亦後學者之大幸已

爲恒觀察湖北武鄉試錄後序

嘉慶辛酉

竊聞先王耀德而不觀兵聖人有文而必備武溫肅相兼之道天地所以生成神武不殺之功皇王因而敷化故兔豎擅好仇之號鷹揚有肆伐之心況乎淨埽櫓槍聽鼓鞞而思奮兼收杞梓行江漢而多材勝戎馬以文章之氣甫獻賢書寓威凌於組練之場更申角試此賓興所以屢行而武闈因之並重也欽惟我

皇上德教覃敷昇平垂象久已挽銀河而洗甲調玉燭以沈烽雖郟房之際魚或遊湯川陝以西獸

猶逸檻然而奮白澗之師屢見夫八週八克笑南蠻之衆何藉乎七縱七擒將見氣涌貔貅勢吞蠶蚋金饒布曲銅斗銷聲今者儲宿衛之兵選澤宮之士兵可百年不用士必三歲常登折衝起而禦侮多才僂捷生而拍張是習臣恭襄 盛典與睹雄姿顏高之弓六鈞魏犖之踊三百落日照大旗而徐颺雲罕風輕奔星挾迅羽以俱流月支冰裂若置雄軍定呼飛燕看騎快馬盡是游龍而且衆中拔儒雅之才紙上識戎行之法洵足膺 禁籞期門之選備 國家專閫之臣此日龍韜虎略先

看鄉國之孫吳他年玉帳牙旗皆屬
王朝之
頗牧

恒觀察軍中詩鈔序

今聖主龍飛之年楚北逆匪竊發始事荆襄間
特簡京員出佐軍務畀以道府之任督糧觀察恒
梅村先生以戶部郎預其選馳傳赴軍營周旋戎
馬之間者五載凡堵禦追勦撫恤籌糈諸事宜一
檄下先生輒身任之不以委僚屬所至有功性喜
吟詠雖羽書旁午不廢今年秋大府知先生勞績
始俾息肩於本任乃取其行間諸作蒼而錄之顏
曰軍中詩鈔予自揚州來適館於先生得受而讀
焉且承命爲之序夫饒吹之歌漢武以爲軍旅雅

樂清商之韻隋文以爲華夏正聲軍中之作由來
尙已然詩有其才而無其境不作可也有其境而
無其才不作可也有其境有其才而才與境違是
猶之無才無境不作可也張幺絃不可與鼓銅琵琶
歌箴弄不可與聞鈞奏挾鈞金不可與對周鼎結
精廬不可與語巨材何者力不任也有奇險之境
而又有豪宕之才此其間豈易數觀歟當夫旌麾
在野儲胥戒嚴賊之來如鬼如蛾我軍之防之也
如毒蛇瘕狗而先生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守圍攻
械之道隨機而變舉昔人所有綠城之練紐布之

索蚰蜒之塹雉尾之炬倣佛具備而卒假旗臥鼓
安若無人然而空山毳幕貔貅萬屯旅雁橫天霜
華墮地角聲嗚嗚然起於枕上當此之時壯則壯
矣而悲亦未克勝也先生神氣益豪橫禦而賦一
切可喜可愕之事胥於詩發之肅風雲而縱金石
此所謂有是境而才又足以達之者矣先生少隨
先恭愨公宦轍所至以後車爲子舍歷江淮滇黔
之地水陸萬里熟聞乎庭訓忠懇之意本自性成
故其施於事也奮發而邁往其文於言也醇厚而
樸至豈屑屑焉與鞞刀帕首之士磨盾倚鞍較工

拙於金鞭銅斗之間哉卽今獸窮魚沸大功指日
告蕨將見龍城之將皆飛蠶叢之路盡闢先生宣
揚 聖化詠雨階之干羽以繼競病之風當亦
勇賈其餘也已嘉慶辛酉臘日

扶霞樓遺稿序

作詩者如作畫然讀詩者亦如讀畫然夫作畫者
裁尺幅或徑丈之紙縱橫揮灑其中千巖萬壑層
巒飛瀑時而林谷幽秀有深邃莫測之致焉時而
江山平遠有咫尺萬里之勢焉樓閣之重複煙霞
之出沒無不畢具而人之觀之者若身歷其境悠
然而不盡古人所謂臥遊端在乎是又豈以尺幅
徑丈少之哉詩之道亦若是予客鄂城獲交於褚
子眉雪一日手其先大父松籟先生扶霞樓遺詩
一冊示予且謂予曰吾大父能詩工畫年才逾壯

早世作詩不多而又多所散佚吾不能守先人之
敝廬備筆硯於三千里外無由就叢殘而掇拾之
所鈔撮於蟬飽鼠腐之餘者僅什一於茲能無痛
歎子受而讀之見其古體格在青蓮長吉間而近
體則錢郎風調也雖篇什無多讀之若不能遽盡
先生善畫子故以畫喻惟不遽盡而終恐其盡者
如吉光片羽旣心識其異更以不見全體爲恨此
眉雪所以不能釋然也雖然詩固論其可傳與不
可傳奚必如賣菜傭之求益哉眉雪將付之梓並
附尊甫樂園先生一隅吟於後樂園先生承其家

學接武前人亦同以少爲惜然褚氏多才行輩相望先生之祖方瀛公有勗青堂詠物詩久膾炙人口其後有晴巖詩草則先生之伯父也大愚詩草則先生之兄也又澤園尋樂迂叟諸草皆先生之猶子而迂叟詩卷帙獨繁人比之江東王氏嗚呼盛矣或已刻或未刻予皆未之見今以交眉雪故先得快讀兩先生之詩亦予之厚幸也夫

西軒詩草序

嘉慶壬戌冬，嵯使者佶公山奏修兩淮鹽法志。予
謬預其役，凡各場司所公舉咸與目焉。於是知丁
溪有馮君，見其修街路，助義學，膏火見義必爲，知
爲好善之士。建范隄，土壩蓄洩，以時民竈皆賴其
利。又知爲幹濟之才，後復見所撰篆要印譜諸書，
精研於六書三體，秦碑漢牒之絕學。又知爲好奇
嗜古之流，心欽遲之而未一。面今年秋，馮君偕宗
人蕤客訪予於通泗門寓館，欣然遇之，端謹誠朴，
使人意消遠。出示所著西軒詩草一冊，更知爲

能詩之人由詩與人而徵其行事乃恍然於賢者固如其不測也其詩首列隨園老人一序隨園頁推倒一世之才海內言詩家羣奉爲指南之針棲皮之鶴經品題者如龍門遊然持論嚴少所當意獨於君深相許可則君之詣可知已予受而讀之大都皆冲和大雅無矜才使氣之習而動與古會自傷淪落無以紓其才華又以死喪多故哀感激發故其詩往往悽音苦調而終出之以和平不怨天不尤人蓋其慈祥愷悌生於性成自然流露宜其行事皆能濟人而利物仁人之言藹如詩人

之旨溫厚洵不誣也行如其詩詩如其人傾蓋如
故相見恨晚而君居海壖我處江滸木葉乍脫驚
沙欲飛望白雲而在天潮伊人於秋水是使我嘔
然慕之而不忘者非斯人而誰與哉爲刪其不經
意者數篇敘相遇之梗概如是以復於西軒西軒
者君讀書之地也

愛閒堂詩序

予束髮卽聞苞洲陸先生名然聞其醫名不聞其詩名也及長得見先生子明溪司訓司訓以名諸生世其家學於張仲景皇甫謐王海藏李東垣之旨導源暢流順陰陽而辨四時一秉於庭訓故當時陸氏能醫之聲稱徧於浙東西溢於江淮浸淫及於都下無不知有先生父子者然終未以詩名最後予客揚州又十餘年先生孫聽山來官丁溪始出所藏愛閒堂詩謀之梓而問序於予旣卒業作而歎曰有是哉賢者不可測而先生之詩乃竟

爲其醫掩也子聞先生之爲醫也平其心靜其氣
不以利搖於中不以能驕於外三百六十五氣穴
經絡與夫春弦夏鉤秋浮冬營之脈理洞若觀火
遇難症不斤斤與人立同異盡心力而爲之往往
奪命於鬼手黃帝言不能起死人而不殺生人夫
不能起死人雖岐黃無如之何至於不殺生人厥
功偉矣而世率謂平平無奇不知庸醫之操刀必
傷良工之用心獨苦此周禮所以謂十全爲上也
今觀先生之詩不矜才不使氣衝口率臆若不經
意而意彌永若不計工拙而工自存其性真如柴

桑其風格在輞川蘇州香山間而其神韻直似君
家之劒南一切叫囂馳騁之習無以犯其筆端由
平時所養優故所詣彌粹乃恍然於先生之醫與
詩殆一以貫之也夫醫豈眞小道哉扁鵲倉公載
於史記華陀載於魏志徐文伯父子載於南史皆
卓然可傳苟得一詩人不如得一名醫可以救人
而壽世初疑先生醫可不朽雖無詩亦傳聽山何
爲沾沾焉以詩是藉及讀其詩而後知其不可已
於傳也如是是將合方伎文苑而兼之者矣先生
著述甚富里中咸推之與先中丞並梁葭林薌林

兩舅氏及厲樊榭杭堇浦諸先生遊時共吟詠惟
先中丞馳驅皇華柳雪之中聚首時少故集中無
倡酬之什以爲缺事今遲之久以序詩得先睹爲
快穆然想見其人亦厚幸也已先生之詩不可沒
先生之醫尤不可沒故並述之間有傷寒類編証
治約編等書藏於家聽山宜次第梓行與詩並傳
不更家絃而戶誦歟

義莊課藝序

禮莫重於收族而教莫大於育才范文正勗立義莊後世踵行之者梁溪爲最梁溪義莊有顧氏秦氏華氏惟華氏族最盛而行之亦最久自葵園先生設立以來且七十餘年旣以其入周族人之急又聚族中羣彥而試之課以經義月一會法嚴而事不數拔其尤加獎賞焉故爭自濯磨無敢自外於詩書之圃取科第者項背相望凡褒衣大袂而來里中人皆得指而識之曰此華氏佳子弟也於是人才之盛遂甲於一邑夫古之學者必有學

自家而黨而州至於天子諸侯之國都莫不廣其教之之地使朝夕進德習業於其中古之學者必有師延鄉大夫之賢而老者坐門閭以教鄉之子弟又有胥樂正以分掌四時之教其教之之具則禮有揖讓俯仰之容樂有宮商清濁之奏詩有諷誦反覆之音蓋如其備也其時人無一不由於教故道德茂而風俗醇今 聖朝崇尚文學庠序之外又爲之書院黨塾以儲菁莪棧樸之材遊其中者亦既循循乎規矩然而世家大族猶或狃於故常習於紈袴蹠屣更駕之士往往出於其間

未能以名教爲樂地者概不少矣蔡園先生以爲此非特子弟之過亦父兄之教不先也故義莊之課以家爲學亦以家爲師不出戶庭而成教收其放心斂其惰氣非謂區區帖括遂足畢教人之術而其道已不外是蓋收族與育才一舉而兼之者矣積旣久文之佳者不下數百篇先生曾孫安愚吏部觀政銓曹精擇之將劄劄以垂久遠俾後來族人知先世用心之厚如此庶幾深自淬厲不懈益虔期無負乎先人誠善體先生之意者也斯舉也不僅表揚文章實足挽回風氣華吾戚好也故

樂爲之書

黃朗峯文集序 代

黃君朗峯既梓其初集之文繼梓其二集每集出必求人序人或疑黃君之才如日出搏桑照耀天下誰不見之而必求人序以自衒毋乃爲詭癡符之續乎予以爲此正黃君之抑然自下才愈大而心愈小也唐楊綰爲文恥於自白非知已不可得見而魏丁敬禮嘗求人定其文夫恥於自白者自信其文也求定其文者自疑其文也疑則必求人信其文者以爲證疑之端亦必求人之無可疑者以爲自信之路此黃君所以每出而必求人序

也黃君當終賈之年已能讀破萬卷其於文不屑
屑爲章句帖括之學嘗取前代之大事古人之緒
論而一一發之於文識見既遠筆力又足以達之
其氣盛其才健其儲材也富其構思也精微而杳
渺其安章宅句也又復研練而奧博其要則歸于
言之有物采如宛虹之奮鬚光若長離之振翼脫
穎之說劉舍人豈欺我哉具海涵地負之量而自
視欲然諄諄問世雖以予之不敏猶爲芻蕘之詢
是殆多師以爲師者其造詣又烏可量哉予受而
讀之恍如入千巖萬壑淵邃莫測如觀都盧神技

目眩心駭不敢正視又如孤延之戰霹靂皆爲之
退昔王充謂董仲舒揚子雲爲文中烏獲黃君得
母類是

話雨草堂初稿序

詩以道性情舍性情以言詩夫人而知其不可也
然而性情亦難概論矣性情因乎時亦因乎境少
年繁華流蕩每多緣情綺靡之作常覺風調勝而
骨力不存壯歲以還閱歷漸深哀樂多故凡可喜
可愕一一皆發之於詩於是乎以激昂慷慨之辭
紆抑塞磊落之氣酒酣耳熱拔劍擊搃時而爲大
谷風鳴時而爲幽簷雨滴歷境既久而所變愈多
故中年之作往往爲長及乎遲莫無聊頽然自放
一切世事如雲煙之過眼意氣平而詩亦漸淡綜

論一人前後之身大率有是三者此皆時與境爲之而人之性情亦遂宛轉於其中吾宗雲齋具性情之真者也年甫弱冠而於四始六義之道好之甚篤爲之亦甚工非如世之腐木溼鼓者比然雲齋一少年耳而其詩若似乎結轡於中而讀之令人撫然者抑又何歟蓋其家貧尊甫蕪客君以名孝廉屈就鹽官需次邗上力不能迎老母命雲齋隨其母侍於家間以俸入資潔白之養又不克時有雲齋以一身楮柱其間於家旣無以供菽水於揚又無以奉晨昏兩地一心跋涉千里身如懸風

之槌而才不爲處囊之穎故詩多憂思此又性情
之因境而遷讀者未嘗不憐其意也雖然以雲齋
之才華又當終賈之歲來日方長得專其力於學
業閔中而肆外後之遭逢正未可量詩道日進足
以自定其千秋亦何爲鬱鬱以自損其性情之真
乎昌黎之勉董生吾將爲雲齋誦也因寄示話雨
草堂初稿乃爲之加墨而序之如此

龍松草堂文集卷四終